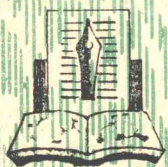


032757

现代汉语论争



主编

王安节 张发明 喻芳葵 滕吉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论争

王安节 张发明 主编
喻芳葵 滕吉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论争

王安节 张发明 主编
喻芳葵 滕吉海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解放大路85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四平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5625
字数：30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100册

ISBN 7-5601-0327-8/H·19 定价：4.10元

前 言

现代汉语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存在着不少有争议有分歧的问题。从这些争论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现代汉语学科各种理论、流派的不同观点和研究方法，可以看到现代汉语内部各种学科体系的倾向性。可以说这些论争问题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把这些论争的问题汇集在一起，编辑成册，不仅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介绍现代汉语知识，为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必要的索引，而且对现代汉语专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从这一目的出发，选编了现代汉语研究中64个具有代表性的论争问题，对每个问题现存的不同观点，其中包括分歧的焦点作客观地综述，或对该问题论争的始末作概括介绍。该书可供语言教学工作者作教学参考，可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提高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并全面深入掌握《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提供参考材料，可为中文专业大学生、研究生深入领会现代汉语知识和撰写论文提供较为系统的资料，还可以作为现代汉语研究者开发研究领域、阐发精微的必要参考材料和资料索引。

选编的题目涉及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和语文评论等几个方面，并且按照这个先后顺序进行编排，既照顾每个题目的独立性，又照应它们之间的联系性。每篇之后都附有研究该题目的重要论著索引。

为了节省篇幅，凡是篇后索引已列入的论著，在正文中

提到时就只写作者名字或论著名称。其详细出处，读者可在篇末索引中查到。

本书材料主要取自国内重要的现代汉语专著，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以及国内外有关的论文。

本书由王安节、张发明、喻芳葵、滕吉海负责主编工作。每篇后都注明该篇的执笔者。

限于编者水平，对争论问题各家的观点，可能有概括不全面、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1	“九减五”怎么读·····	(1)
2	普通话音位有多少·····	(7)
3	/a/有几个音位变体·····	(13)
4	现代汉语〔i〕、〔ɿ〕、〔ɥ〕音位的 分合·····	(19)
5	普通话零声母的分析·····	(25)
6	汉字的性质·····	(30)
7	形声字声旁的音与义·····	(38)
8	形素、词素、语素·····	(44)
9	动结式：词与词组的界限·····	(48)
10	词组的名称和范围·····	(54)
11	对汉语虚词词义的不同看法·····	(64)
12	联绵词的性质·····	(69)
13	同义词、等义词与近义词·····	(76)
14	褒贬义对立的词能不能构成同义词·····	(81)
15	词性与同义词的关系·····	(84)
16	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	(90)
17	词语的简缩·····	(97)
18	汉语实词能不能分类·····	(106)
19	词类划分的标准·····	(111)
20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117)
21	副词研究的分歧·····	(122)
22	叹词的类属及其功能·····	(129)

23	关于动词形容词的界限·····	(136)
24	关于结构的讨论·····	(142)
25	句本位和词组本位·····	(149)
26	汉语析句方法·····	(156)
27	话题和主语的关系·····	(165)
28	主语还是状语·····	(171)
29	区别主语和宾语问题·····	(177)
30	介词结构能否作主语·····	(185)
31	双宾语·····	(190)
32	形容词能否带宾语·····	(197)
33	定语能否前置·····	(204)
34	是定语后置还是分句·····	(211)
35	一般名词能否作状语·····	(221)
36	五花八门的连动式·····	(224)
37	连动式与相关句式·····	(233)
38	众说纷纭的兼语式·····	(244)
39	兼语式能不能取消·····	(254)
40	争议颇多的“把”字句·····	(262)
41	单复句的划分标准·····	(274)
42	复句的分类·····	(285)
43	紧缩句是复句还是单句·····	(292)
44	名词性结构能否作分句·····	(298)
45	关联词语·····	(303)
46	句群的研究·····	(308)
47	句群的分类·····	(317)
48	关于省略·····	(322)

49	“从……到……”是什么结构……………	(331)
50	众口纷纭说“除非”……………	(336)
51	“的”、“地”分好还是合好……………	(345)
52	“也”的语法意义……………	(350)
53	说“像”……………	(355)
54	表比较的“有”是什么词性……………	(362)
55	“您们”是生造词吗……………	(366)
56	“们”字的问题……………	(369)
57	修辞学研究什么……………	(375)
58	语法与修辞的纠缠……………	(382)
59	修辞格分类……………	(390)
60	“通感”的争议……………	(396)
61	模糊语言与修辞……………	(402)
62	“疲劳”能不能“恢复”……………	(408)
63	关于“当……时候”句式……………	(414)
64	“贵宾们所到之处……”是不是病句……	(420)

“九减五”怎么读

在现代汉语里两个上声字连读时，前面的上声字的声调变成近似阳平的声调，这就是上声连读变调。“九减五”是三个上声字连在一起，那么“五”前面的“九”和“减”变什么声调呢？卢甲文《关于三个上声连读变调问题的商榷》一文说，“九”读成降调半上声（调值为21，用“半”表示），“减”读成阳平，①即：

（九减五）上上上一→半阳上

胡炳忠《三声三字组的变调规律》一文则说，“九”和“减”都读成阳平，即：

（九减五）上上上一→阳阳上

子月《也谈三个上声连读变调的问题》一文却说，这种格式有两种变调方式：第一种同卢甲文的说法一样；第二种是前一个字变阳平，后一个字变阴平。按他的说法则是：

（1）（九减五）上上上一→半阳上

（2）（九减五）上上上一→阳阴上

为什么对“九减五”声调的实际读法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涉及到对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性的认识问题。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不同观点。

关于三个上声连读变调问题，传统看法比较接近，许多语音专著都认为这种变调规律是单一的，并不复杂。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一书可以作为代表。他们提出北京话三个音节词变调规律是：（一）当中一个音节的阳平

调都变阴平；（二）紧挨着上声前面的另一个上声字都变阳平；（三）上声变阳平，如果又在第二个音节，再变做阴平……。上述几条综合起来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也有）上上上→阳阳上→阳阴上

这就是说，三个上声连读变调的规律是：第一个字变成阳平，第二个字变成阴平。其他如《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语音常识》（董少文）等看法一致。徐世荣《普通话语音知识》也认为规律是单一的，但稍有不同。他认为前两个变“直上”（接近阳平），不过说得快时，当中一个音节常变得轻一点。

1979年第2期《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载卢甲文《关于三个上声连读变调问题的商榷》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不是单一的，比较复杂。此后，子月、胡炳忠先后著文讨论此问题，他们也认为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不是单一的，但是归纳出的几种具体的变调情况，又同卢甲文各不相同。

卢甲文认为，决定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的因素有三个：意义和结构关系，停顿，重音。他认为这三方面因素决定了三个上声之间的层次关系不同，因而变调规律也不同。他据此提出了三种格式的三种不同变调情况。第一种是“展览馆”一类的，按胡炳忠的术语叫“二一格”。从层次关系看来，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的的关系比第二和第三音节之间的关系要密切些，可以分析为：“展览·馆”。这类的变调规律是：第一个音节变阳平、第二音节变阴平。即：

（展览·馆）上上·上→阳阴上

第二种是“纸老虎”（也包括“九减五”一类）一类的，按胡炳忠的术语叫“一二格”。从层次关系看来，第二个音节和

第三个音节之间的关系比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之间的关系密切些，反映在语音上，不仅是第一和第二音节之间的停顿要大些，而且第一音节必须读重音。可以分析为：“纸·老虎”（“△”表示重读）。这一类的变调规律和第一类不同，它是第一个音节变成降调半上声，第二个音节变成阳平。即：

（纸·老虎）上·上上——→半阳上

第三种是“甲、乙、丙”一类的，按胡炳忠的术语叫“单一格”。从层次关系看来，三个音节之间是并列的，平等的，可以分析为：“甲·乙·丙”。这一类的变调规律和前两类都不同，它的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都变成降调半上声。即：

（甲·乙·丙）上·上·上一→半半上

子月的文章认为，卢甲文提出的决定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的三个因素中，其中停顿和重音两个因素实际上并不影响变调，因此，决定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的因素就是语法结构的层次关系。他按照三音节词语的语法结构层次关系分成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和卢甲文提出的“展览·馆”、“纸·老虎”、“甲·乙·丙”三种格式是一致的，但是，他对这三种格式提出的变调规律却和卢甲文不同。首先，他通过六位发音人验证，说明卢文的第三种变调规则（即“上·上·上一→半半上”）是不成立的。其次，他认为第三类和第二类一样，都有两种变调模式：一种和卢文第一类相同，一种和卢文的第二类相同。这样，子月提出的两种变调规则是：

（1）（展览·馆）上上·上一→阳阴上（和卢文相同）

(2) (纸·老虎) 上·上上→ $\begin{cases} 1) \text{ 半阳上} \\ 2) \text{ 阳阴上} \end{cases}$

因为“甲·乙·丙”一类大多按第一类变，有时可按第二类的第一种规则变，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专列一种变调规则。

胡炳忠的文章认为，形成三个上声连读变调规律的因素，有结构格式，有习惯依归性，此外还有尚待研究的因素。所以，他提出的结构格式以及变调规律和他们两人都不不同。他提出四种格式、四条变调规律。在结构格式上，他认为除了前两个人提出的三种格式外，还有一种全三格，如“索马里”。他先后三次作了听辨实验，参加者共17人，根据实验材料，他提出的变调规律是：

(1) “单一格”和“二一格”变调为：阳阳上，例如“甲·乙·丙”、“展览·馆”。

(2) “一二格”（主谓结构和专名除外）变调为：半阳上，例如，“跑·百米”。

(3) 主谓结构的一般变调为：阳阳上，如产生逻辑重音，按句调规律变调，例如，“我·也有”。

(4) “一二格”中的专名及“全三格”似无统一的变调规律。

现在，我们把卢甲文、子月和胡炳忠三个人对上声连读变调规律的不同观点对比一下：

(见下页)

参 考 资 料

-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新一版。
-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一版。
- 董少文：《语音常识》，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二版。
- 徐世荣：《普通话语音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 卢甲文：《关于三个上声连读变调问题的商榷》，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2期。
- 胡炳忠：《三声三字组的变调规律》，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1期。
- 子 月：《也谈三个上声连读变调的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4期。
- 徐世荣：《谈谈普通话变调中的两个小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第三集（1978年）。
- 陆致极：《也谈上声三字组的变调规律》，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1期。

普通话音位有多少

语言当中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素。但是，一种语言中所使用的音素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区别意义，有些有细微差别而又不用来区别意义的音素，可以把它们看做同一个语音类型，归并成一个语音单位，这就是“音位”。从这个意义来看，音位就是一种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汉语普通话语音音素粗略计算有50多个，此外还有能够区别意义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等声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归纳出多少音位呢？①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学者们意见分歧很大。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提出了36个音位，李延瑞《普通话音位研究述评》一文提出34个音位，徐世荣《普通话语音知识》认为有28个音位，而周同春《北京语音的音位系统》则认为有32个音位。这是近年来的一些看法，50年代有的人归纳的较多，如傅懋力《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一文归纳出71个音位，张静《谈北京话的音位》归纳出57个音位。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分歧呢？主要是各家对普通话音位中的调位，元音音位、辅音音位等处理和归纳的意见不一致。下面我们就这几个方面分别谈一谈。

一 元音音位。

50年代关于普通话元音音位的讨论和调位纠缠在一起。周耀文《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以及

傅懋勳、张静等人的文章认为，声调不能单独发音，从根本上说，是和元音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声调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一个元音出现几个声调，就分几个元音音位。如北京话“a”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就有四个〔a〕音位。按这种观点分析，普通话元音音位数目就很大了。例如傅懋勳提出：北京话有6个基本元音形式：〔i、u、y、a、ɤ、e〕，它们通过四个声调变化，构成24个音位，卷舌元音（包括声调变化）有28个，共计52个元音音位。张静把卷舌元音构成的音位排除在外，认为有7个基本元音，5个声调（再加轻声），这样就构成35个元音音位。这种观点从60年代以后不再有人坚持。近年来，人们都把声调拿出来，让它们单独成为音位，而专门研究元音音位。但是，不包括声调变化在内的元音音位，人们在分析归纳时意见也不一致。黄伯荣、廖序东提出10个元音音位：〔A〕、〔i〕、〔o〕、〔u〕、〔ɤ〕、〔ɛ〕、〔y〕、〔ɿ〕、〔ʅ〕、〔ə〕。周同春文章提出8个元音音位：〔a〕、〔i〕、〔u〕、〔ə〕、〔E〕、〔y〕、〔ɿ〕、〔ʅ〕。李延瑞文章提出7个：〔a〕、〔o〕、〔e〕、〔i〕、〔u〕、〔y〕、〔ə〕。徐世荣提出5个：〔A〕、〔i〕、〔u〕、〔ɤ〕、〔y〕。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提法。上述几种不同的观点主要分歧表现在：

1、〔i〕、〔ɿ〕、〔ʅ〕是一个音位还是三个音位。黄伯荣、廖序东和周同春认为是三个音位，而徐世荣和李延瑞则认为它们三个是一个音位，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

2、〔o〕和〔ɤ〕分开还是合并。这两个音发音部位相同，都是舌面后、半高音，不同的是前一个圆唇，后一

个不圆唇。圆唇的如“波”〔po〕的韵母，不圆唇的如“个”〔kɿ〕的韵母。黄伯荣和李延瑞把它们分成两个音位，徐世荣和周同春则把它们合并成一个音位。

3、卷舌元音〔ɤ〕要不要单设一个音位。在这个问题上，黄伯荣和李延瑞相同，都设了一个音位，而徐世荣，周同春不设音位。

4、对〔ɿ〕、〔ə〕、〔e〕、〔ɛ〕、〔E〕的处理。徐世荣把它们都合并成一个音位〔e〕，李延瑞赞同，而黄伯荣则列为两个音位：〔ɿ〕和〔ɛ〕，周同春列为两个音位〔ə〕和〔E〕。

二. 辅音音位

在归纳辅音音位问题上，基本上有两种主张：徐世荣、傅懋勳、周同春等主张归纳成19个辅音音位：

p、p'、m、f、t、t'、n、l、k、k'、x、ŋ、ts、ts'、s、tʂ、tʂ'、ʃ、ʒ。

黄伯荣、张静、李延瑞等主张归纳成22个辅音音位，即在前列19个音位的基础上，再加上：

tɕ、tɕ'、ɕ。

没有列出〔tɕ〕、〔tɕ'〕、〔ɕ〕三个音位的人，对这三个音的处理并不一致。徐世荣、傅懋勳把它们分别列成〔k〕、〔k'〕、〔x〕的变体，而周同春则考虑到目前相当多的一部分北京人有把〔tɕ〕、〔tɕ'〕、〔ɕ〕发成〔ts〕、〔ts'〕、〔s〕的倾向，所以把这三个音归并到〔ts〕、〔ts'〕、〔s〕当中去。

列出〔tɕ〕、〔tɕ'〕、〔ɕ〕三个音位的人是出于另